

尹文子
卷已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鉅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實方圓名生於方員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得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理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員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常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

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顏商而舍傷好檀而惡焦嗜甘而逆若白黑商傷檀焦甘若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孽聲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

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
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
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
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
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
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
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
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
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
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
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名
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
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
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
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
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
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倖之巧
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
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
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

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
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
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
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是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
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
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
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
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
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
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
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
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
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
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
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
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
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
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
非能智愚非能愚而智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
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

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卒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懣智愚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問境不驚異采芟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診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

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建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責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踈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闢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忌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二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

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得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王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也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

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不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執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實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

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形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

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少子孫疏宗疆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文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入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榮

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誅也是以湯誅尹諸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榮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執曰榮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惑此充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榮惑鬼神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

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則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偷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計康衢長者字僮曰善傳字大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今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賈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

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蔽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賂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

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役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